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专论

点亮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思想火炬

■戚建国

引言

作战指导思想来自于对作战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用以驾驭作战全局、指导作战行动。人们通常讲的“统一作战思想”,实质上就是自觉运用作战指导思想,结合作战实际,形成对战役战斗的指导方针。新时代作战指导思想创新首先应是一场思想革命,需要用科学方法论的理论之光,点亮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思想火炬,照亮作战实践创新的奋斗征程。

来一场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方法论革命

新时代坚持思想引领,就是用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作为创新中国特色作战指导思想的基本遵循。运用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引领作战指导思想创新,关键在于深刻领悟习近平军事战略思想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一场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方法论革命。

运用大时代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导思想。站在时代进步的大背景下,观察和认识战争变化的历史逻辑,有助于认清战争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更好地把握作战指导思想的时代特征。机械化战争时代,制海权、制空权、制陆权主宰战场;信息化战争时代,制信息权、制认知权、制智能权将主宰战场。面对未来战争,谁拥有信息优势,谁就能拥有作战优势;谁具有智能制权,谁就能控制战场;谁控制了作战对手的认知领域,谁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运用大系统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系统观和现代系统论相结合的方法,从系统整体的多维视角观察战争发展规律,论证战争的整体相关性和内在有机性。运用系统思维方法去指导作战,应从整体上去认知,把握作战体系的总体大于系统之和的机理;应从系统结构上去认知,把握结构决定作战功能、影响作战

行为的特征;应从联系上去认知,把握作战系统中的要素连接是通过信息流去实现的机理;应从发展上去认知,把握作战中的许多变化呈现出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运用大变革观认识和把握作战指导思想。应紧跟时代发展步伐,防止战争观落后,认真研究战争的本质属性和时代特征,探求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用新观念引领作战指导思想变革;防止作战方法出现代差,认真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招法,用新方法推动作战方式新变革;防止技术偷袭,认真研究信息时代前沿技术,用新技术催生战略战术新变革。

深刻洞悉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时代表变

联合作战时空观发生重大变化。一切战争行动,无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时空观是战争指导的基本观点。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战争,时空特性发生重大变化,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战略、战役、战术行动界限趋于模糊,时间要素不断升值,战争进入发现即摧毁的“秒杀”时代。信息时代,电子信息以光速在作战系统内部沿着OODA闭环自动循环,这是推动作战指导思想创新的强大动力。联合作战由三维空间争夺向多维空间争夺拓展,由大规模连续作战向瞬间致命打击拓展,夺取时空制权贯穿全域作战始终,时空

特性升值成为战争发展趋势,联合作战的时空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瞬间攻击和首战制胜。在数字化战场上,发现即摧毁成为一招制敌的有效战法;随着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为瞬间攻击开辟了新的领域和战法。瞬间攻击的精准度和时效性有了新的提高,识别定位、跟踪引导和效果评估的能力更强;瞬间攻击的手段和领域有了新的拓展,硬摧毁的实力更强,软杀伤的手段更多,已从打击实体目标向攻击网络电磁目标扩展;瞬间攻击的效果和目的有了新的要求,要从战略层面谋划瞬间攻击行动,统筹考虑战术行动、战役目标和战略目的,力求运用瞬间攻击达成首战制胜效果。其次,更加注重加快作战节奏和速决制胜。信息化战争,以快吃慢、速决制胜成为重要特征。在武装力量生死搏斗的战场上,加快作战节奏,实现速决制胜需要物质基础和指挥艺术的完美结合。依托智能化技术和指挥信息系统,可以开辟三个快车道:战争态势快车道,将实时态势直接传给各作战要素和作战单元;临机决策快车道,根据战场情况变化,及时重组快速决策环境,果断调整指挥关系,力求先变于敌,掌握战场主动;自主协同快车道,根据作战需求,构建随机条件下的自主协同环境,提高临机协同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再次,更加注重争夺时空制权。一方面,注重时空基准攻防斗争,坚持软硬结合、攻防兼备,确保我方时空基准安全稳定运行,为联合作战提供精准可靠的时空基准保障;另一方面,注重时空优势反复争夺,既要把信息优势快速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又要善于推动时间换取空间和空间换取时间的灵活转换,始终掌握局部时空制权。

联合作战毁伤观发生重大变化。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无论战争的历史条件发生什么变化,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不会改变,但作战毁伤机理、毁伤手段和毁伤效果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联合作战由概略毁伤作战向精确控制作战拓展,由硬杀伤为主向软杀伤拓展,控制信息的能力比运用火力和速度更为重要,联合作战

的毁伤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精确作战。从精确打击到精确作战是一个历史性进步,精确作战不仅要在战术层面考虑精准打击目标,更要在战略层面考虑如何实施精准的联合作战。应注重依托网络信息体系,构建三个联合作业环境:一是联合数据作业环境,打通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的数据共享通道,以精准实时的作战数据支撑联合作战;二是联合筹划作业环境,实现联合作战部队在同一个网络信息环境中同步筹划作战,以精准高效的作战筹划支撑联合作战;三是联合控制作业环境,提高战时自调节、自重组能力,以精准顺畅的作战控制支撑联合作战。其次,更加注重有限控制作战。信息化战争中,实现有限控制越来越重要。为此,应注重建立作战任务清单,明确规定什么时机打、谁来打、打到什么效果,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作战意图和作战终止状态;建立打击目标清单,明确规定打什么目标、用什么手段打、打到什么程度,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打击方式和打击要求;建立作战限制清单,明确规定禁止性限制和约束性限制的事项和要求,使作战部队更精准地理解作战法规政策和战场纪律。再次,更加注重作战风险评估。战争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领域,风险始终存在。评估风险实质上是对作战得失的科学评价,从评估中寻求风险和利益的平衡点,力求使作战有利因素超过潜在代价。注重科学评估,建立评估模型,运用模拟推演方式,制订风险等级评估表,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策略和防范措施,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联合作战胜负观发生重大变化。战争胜负观是由战争目的决定的。自古以来,使用暴力手段彻底打败敌人,剥夺其抵抗意志,是战争的基本目的。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科技手段发展,如何使用暴力、如何打败敌人、如何赢得胜利有了新的更高要求。联合作战由物理域向信息域、认知域拓展,由争夺空间、消灭有生力量为主向争夺民心、稳定社会秩序拓展,总体战成为基本战争形态,跨域自主作战成为联合制胜的主要途径,

联合作战的胜负观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更加注重自主作战、联合制胜。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联合作战是力量运用的高级阶段。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和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联合作战走过了从协同式联合作战、融入式联合作战到一体化联合作战三个阶段。协同式联合作战是以一个军种为主组织,其他军种参加的联合作战,初步解决了力量聚合的问题;融入式联合作战打破了军种体制,成立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实现了分域联合、跨域联合到全域联合,从体制上解决了力量聚合的问题;一体化联合作战依托网络信息体系,实现了从计划协同、临机协同到自主协同的跨越,作战力量各要素之间的融合实现了无缝连接,联合制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更加注重跨域作战、聚力制胜。战争是制权的竞争,即时聚优作战是制权夺控的高级阶段。从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作战制权夺控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从制海权、制陆权到制空权的不断发展,战场控制权的争夺始终在物理域围绕三维空间展开;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制信息权、制认知权和制智能权的争夺处于核心地位,战场控制权的争夺从三维空间拓展到太空、网络和电磁领域,从物理域拓展到信息域和认知域,即时聚优作战应运而生。即时聚优作战,强调在作战具有决定意义的时空点上,创造战机、跨域聚力、夺控优势、闪电攻击,实现速战速决,夺取战场制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次,更加注重总体作战、攻心制胜。战争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攻心制胜。攻心制胜需要多种力量综合运用,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特有优势,构建军民一体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攻心制胜需要多种手段综合运用,充分发挥信息加能量的优势,形成硬打击与软杀伤一体、物理域信息域认知域并行发力的联合作战新格局;攻心制胜需要多种策略综合运用,充分发挥综合施策的优势,把作战聚焦认知领域,把握作战对手的地域特性、文化特性和指挥员的性格特性、心理特性,力求从认知上控制对手,从心理上战胜对手,牢牢把握战争主动权。

群策集

●探索未来的军事理论,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完善,逻辑是否严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其逻辑基点是否正确

所谓逻辑基点,泛指事物发展的基准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众所周知,逻辑推理实质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而“出发点”对于推断未来结果往往有决定意义。如果“出发点”错了,走得越远,就越可能南辕北辙。诚如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所言,管理者最大的危险就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作出正确的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未来的军事理论,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理论是否完善,逻辑是否严密,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其逻辑基点是否正确。从战争实践看,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确立明晰的逻辑基点并不容易,决策中出现逻辑基点迷失的例子并不少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许多英国商船在地中海因遭敌机袭击而损失惨重,为此英军决定在商船上加装高射炮。但商船上训练较差的炮手很难把敌机击落,而战争期间到处都需要高射炮,所以有人建议把它们移至岸上或舰艇上,以提高击落敌机的概率。但另一些人竭力反对。争执的焦点在于他们考虑的前提和基点不同,前者把击落敌机的效果作为标准,后者则以确保商船的生存率为标准。这种情况下,造成意见的分歧在所难免。如果双方都认识到,在商船上加装高射炮的目的不是为了击落敌机,而是保护商船,因为海上物资运输关系到联军在地中海地区整个战局能否顺利推进,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那么这种争论也就不存在了。后来证明,加装高射炮的商船在遭敌机袭击时只有10%被击沉,而未装高射炮的商船被击沉率达25%。

把逻辑基点搞清楚

■张西成

关注智能化战争下的伦理黑洞

■吴佳焱 乔朴

观点争鸣

●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战人员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松,对于战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

战争与伦理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新的战争形态带来新的战争伦理,新的战争伦理在新的时期催生新的内容,旧的战争伦理也在新的时期被赋予新的含义。在有限的智能化战争实践中,战争样式的巨大改变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为了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智能化战争与伦理的关系,找到技术与人类良性互动的平衡点,需要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审视。虚拟战场造成战争观认知迷茫。数字化、虚拟化技术的发展,给人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虚拟世界。人与机器高度融合,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相互交叉。在虚拟世界里,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变成了一个字节、一行代码,人们感受不到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生命的珍惜,变得不惧危险、乐施暴力,对于杀戮和残害越来越麻木。长时间置身于虚拟战场,可能导致现实价值判断出现混乱,导致道德缺失,战争观扭曲。

人类自身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原本具有很强的排斥心理,但是这种抵触心理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心理学家根据概率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作战人员抵抗杀戮欲望的能力与目标的物理距离成反比。智能化战争与传统战争的最大区别是,战斗人员可以通过对智能武器的操控远离战场,而这个距离可以远到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物理攻击的距离一旦超过人类视距的范围,就会导致攻击的随意

性。远离战场的虚拟环境使作战人员的安全感倍增,心理逐渐放松,对于战争的敬畏感也随之淡化,甚至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参与到战斗之中。曾经参与过无人机作战的美军军官这样描述,“杀人者感受不到受害者的痛苦,操控员在几千英里之外不可能听到受害者的惨叫声或者真切感受到燃烧的躯体”。

智能武器滥用诱发新型恐怖主义。与传统武器相比,智能武器具有诸多明显优势:对攻击目标的精准打击、定点清除,降低了战争成本;以无人快速打击为主,避免造成冲突升级,缩短了战争时间;自主寻的实施工击,避免陷入外围不必要的纠缠,控制了攻击范围。这些变化导致发动战争的门槛降低,造成暴力冲突频发,与战争伦理的诸原则相悖。一方面,智能化无人武器带来的“零伤亡”,让公众的视线不再聚焦于战争本身,直接降低了民众和舆论对于战争发动的伦理谴责,从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战争本质的残酷性。另一方面,不具备智能化作战能力的一方,受到智能化无人武器攻击时将毫无抵抗能力。无论人员伤亡如何,都会因为这种束手无策而产生更大的仇恨,这种仇恨往往会演变为各种恐怖袭击式的报复。

当前,具备无人化、高机动性、强杀伤力等特点的无人机已成为恐怖分子渴求的理想武器。首先,各种消费级的无人机成本非常低,获得的渠道非常多,通过简单改装就可以携带一定当量的爆炸装置。有的恐怖组织甚至已经拥有这么一支小型廉价的“空军”,可以从空中实施恐怖袭击。其次,目前防范恐怖袭击的措施很难应付这种基于无人机的新型恐怖威胁。恐怖分子可以实现远距离操作,动用多架无人机对同一目标实施连续袭击,或者对多个目标

实施协同攻击。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潜在的风险正在变为现实。

责任归属问题颠覆传统伦理规则。责任归属可能是智能化战争中最受诟病的伦理问题。只有准确区分出责任者,对战争带来的灾难保持高度的敏感,才会让人们反省战争、追求和平。如果最终没有人对战争负责,那么战争就没有正义性可言。美军近年实施的海外无人机打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平民,然而没有任何人对这些死去的平民负责。究其原因,智能化战争可以用较小代价获取较大利益,而这种非法利益的取得并不受国际法的限制,法律上的空白造成施暴者的逍遥法外,传统的制度规则和伦理原则已经很难对其进行约束。

不同于传统战争可以追溯到具体的武器操作者身上,智能武器本身具有一定自主识别判断的能力,设计的纰漏、程序的缺陷、操作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智能武器一时“短路”,责任就自然而然需要设计者、生产者、管理者、使用者和监督者共同承担。这种责任的转移,大大增加了战后责任归属的难度。同时也会导致另一个伦理困境——责任扩散。对于责任扩散,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曾这样描述:“责任感可以被分散开来,因为分工而消失。大多数事业需要很多人参与其中,每一项任务都被细分为多种工作,导致大家感觉每种工作本身都是无害的。”即使造成再严重的伦理后果,一旦进行责任分摊,人的内心就不会有太多的内疚感,这就严重削弱了人们对智能武器的客观理性认识。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任何技术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产生负面作用,伴随智能化战争而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给人类带来诸多困扰。如何让智能技术变成受人控制,对人有用的技术,人类还需付出更多探索。

军事家马汉说过:“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它们的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它们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此言不虛。历史经验表明,相比于战役战术,战略上逻辑基点的迷失往往更致命。二战初期,法军之所以完败于德军,追根溯源就在于他们把整个防御体系建立在在壕堑、铁丝网和火力碉堡等过时的基点上。因此,无论法国人如何努力完善这个防御体系,都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相反,德国人的“闪电战”理论尽管在当时并不十分完善,然而由于是建立在坦克、飞机等新生力量构成的逻辑基点之上,因而展现出强大的冲击力。

哥德尔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形式逻辑的公理系统,如果长期不改前提,总是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探索,由于解决问题的手段有限,最终可能导致墨守成规而进入思维怪圈。当今时代,战争面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智能化战争大幕将启。新的战争呼唤新的逻辑基点、理论支点。就现实而言,如果我们的理论思维还停留在过去的基点上,醉心于昨天的胜利而不能自拔,而对别人早已开启的云计算,我们还津津乐道于拨弄算盘珠子;别人已把智能化作战理念运用到实践,我们还未跳出机械化思维的窠臼,又如何战胜未来战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站在打赢未来战争的新起点上,欲使军事理论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催生强大的战斗力,首先应把逻辑基点搞清楚、弄明白。因为,它才是决定军事理论将来管不管用、好不好用的源头活水。

扣住见微知著的「七寸」

■倪志祥 李志华

何观察和判断敌情,罗列了根据敌军表现判断其真实情况的具体方法。譬如,“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等。善于把握微中所蕴含的著,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系统的理论归纳和不断的实践检验。只有深入了解敌人,透彻地研究敌情,才能真正做到料敌如神。重视微,研究微,认知微,凭借细致的情况和细小的变化判断出敌人的真实情况和真正意图,是夺取作战主动权的诀窍。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所隐藏的著。大海航行中遇到冰山,经验丰富的船长们知道自由漂浮的冰山约有90%的体积藏在海水表面下,对露出一个小角的冰山给予足够重视。战争中许多情况若明若暗,看见的往往是真实情况的一部分,更多的部分则隐藏在现象背后。战争中,我们力求采取各种手段侦察敌人的行动,判明敌方的意图,但由于侦察手段有限,或者敌方保密工作做得好,不一定能得到有价值的线索。只有见微知著,善于从微中及时发现隐藏的著,才能战胜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德战场上著名的“波斯猫事件”就是见微知著的典型例子。看见微,要善于推理出它所隐藏的著,要善于做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逻辑判断和推理。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可能发展的著。很多事物开始时以很小的力量存在,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就容易迅速变化,以至于强大到难以战胜。在军事上,应善于一叶知秋,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与苏联在远东地区发动诺门罕战役,这场战争看似不起眼实则影响深远。苏联集中精锐兵力,取得了战场胜利,使日本看清了苏联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促使日本把北上战略转为南下战略。正是由于苏联察知日军意图,将其及时扼杀于萌芽状态,才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如果这一仗失败,必然助长日军侵略野心,使苏联在二战中的局势更加复杂险恶。微刚开始可能表现不显著或者作用不明显,应用于发展的眼光,深入研究军事和战争领域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握它的发展规律,做到为我所用。

挑灯看剑

战争迷雾是客观存在的,无论科技如何先进发达,战争永远不可能实现完全透明。指挥员只有具备见微知著的本领,才能吹散层层迷雾,掌握战争主动权。

见微知著,应善于把握微中所蕴含的著。猎人追杀野兽,往往是跟踪野兽的足迹。在这里,足迹是微小的存在,但足迹说明野兽曾经到过此地,追踪足迹就可能追踪到野兽。战争中也是如此,发现敌人的蛛丝马迹,就要善于根据已有的情况判断敌情之变。孙子在《行军篇》论述了行军宿营中如